

史

記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正義曰屈原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

屈為卿因以為氏

為楚懷王左徒

正義曰蓋今在左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嫺嫺

史記音閑嫺音閑

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

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其任之上官大夫與

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

屬草葉二

曰屬音燭草葉謂割制憲令之本賦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

未定上官

大夫見而欲奪之

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靳尚

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

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

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

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

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素忍反一音蕭應劭曰離遭難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離

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

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曰止

七感反下丁達反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義曰慘毒也怛痛也

日寒反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

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

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誅而不亂正義曰誅方畏反若離騷者

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

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

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

汙泥之中音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鬧汚音烏故反泥音敷計反蟬蛻於濁穢正義曰蛻

音蛻去皮也又穴外反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

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皜音靜之貌。索隱曰皜音推此

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正義曰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汚殆在塵埃之外推此志

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

親正義曰上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

楚曰秦其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

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

地張儀詭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

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

於丹陽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浙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所謂

丹陽浙是也。正義虜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姓遂取楚

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懷王乃悉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索隱

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

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且請往

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且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

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原既

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

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

殺其將唐昧徐廣曰二十八年唐昧時秦昭王與楚

媾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索隱曰楚世家昭雅有此言蓋二懷王稚子

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

其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三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王走

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

橫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

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索隱曰：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能反國之論也。莫不欲求忠以自為

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憂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汙不食，尚秀曰：汙者浚

治去化濁也。索隱曰向為我心測。張璠曰可為惻然

矣字子期晉人注周易忍曰張謇亦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

晉人注易也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索隱曰京

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

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索隱曰曰子

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

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

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

三閭大夫

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

索隱曰楚詞隨其流

作滑其

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

瑜而自令見放為

索隱曰楚詞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

屈原曰吾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

王逸曰

受物之汶汶者乎

王逸曰汶汶者濁也。索隱曰汶汶者濁也。汶音門。汶汶猶昏暗也。

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

索隱曰長流也。又安能

又安能

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

索隱曰蠖音烏。郭反。溫蠖猶昏憤也。楚詞作蒙世

之塵乃作懷沙之賦

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沙以沉此其義也

其辭曰陶

陶孟夏芳豈不莽莽

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正義曰莫古反

傷懷永哀芳汨徂南土

王逸曰汨汨行貌。汨謂疾行也。眴芳竊

宛徐廣曰胸眩也。索隱曰孔甚也。墨

孔甚也。墨與聲言江南山高澤深宛結紆軫兮離慙之長

翰王逸曰翰痛也。慙病也。撫情効志兮俛訕以自抑。利方以

為園兮常度未替王逸曰利削度法替廢也。信人利削

音五官反。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

耻也。言人遭世不道變易。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曰章

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曰章

明也。度法也。言上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

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索隱曰畫計畫也。楚詞

職作志志余也。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

余如注所解。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性敦厚心志正

直行無過失則大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

人君子所盛美也。王逸曰玄墨也。瞻有者也。離婁微睜兮

兮矇謂之不章詩云矇矓奏公章明也。離婁微睜兮

瞽以為無明

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盲也

變白而為

黑兮倒上以為下

索隱曰

鳳皇在笈兮

雞雉翔舞

一作郊翔案王逸曰笈籠落也

索隱曰笈音敷又音

艾加反籠落謂藤蘿之相籠絡也楚詞雉作鷩。正義

曰應瑞圖云黃帝問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鳥鴻而

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鷄喙首戴德頭

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侯順履正尾繫

同糝玉

武小音金大音故延頸奮翼五備舉

兮

槩而相量

王逸曰忠

夫黨人之鄙妬兮

羌不知吾所臧

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索隱曰按王師初云

羌楚人語辭言卿何為也。正義曰羌音疆

任重載

盛兮陷滯而不濟

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

懷瑾握瑜兮

不得余所示

王逸曰

邑犬羣吠兮

吠所

怪也

王逸曰千人為倭一國

詎駿疑桀兮固庸態也高為桀也庸庸賤之人也

○索隱曰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
衆今乃誅駁疑禁固是庸人之能者耳
文質疎內方

衆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一作奧騶
索王選曰采文采也材樸委積兮莫

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王選曰重累
也襲及也重

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選曰悟達也
楚詞悟作遺並吾故反

古固有不止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曰楚詞作
莫知其何故湯禹久遠

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

兮願志之有象王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正義曰北
次將就日昧昧

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選曰限樂也
謂死亡也○索隱曰

楚詞含憂虞哀作舒憂索隱曰王師叔云亂者理
也所以發理辭指撥攝其

要而重理索隱曰二水名地理志湘水出
前意也浩浩沅湘兮索隱曰二水名地理志湘水出
零陵海陽山北入江沅即湘之

卷之六

後流也。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至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

江，分流汨兮。王逸曰：汨，流也。脩路幽拂兮。索隱曰：楚詞，道遠忽

兮。曾嗟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

兮。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曰：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

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

錯兮。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索隱曰：楚詞，曾傷

爰哀求歎，曾兮。王逸曰：曾，息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

不可讓兮，願勿變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王

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

也。以為忠臣不事亂君之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

屈賈

○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
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岳
原廟續齊書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
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
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
甚善但常年所遺並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楫葉
塞上以五色絲縛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出人
五月五日作糉并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也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徐廣曰或作慶
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差今作差是字
省耳以徐裴鄰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之徒者皆
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
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

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

正義曰頗云秀美也應劭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

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

索隱曰吳

姓史失名故稱公

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

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

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

為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

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

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

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

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

正義曰漢文帝時黃帝見

成紀故改

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

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

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

敬之屬盡害之

正義曰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馮敬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

乃誣賈

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

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索隱曰誣

為傳是吳芮之女孫蓋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

長沙王發也荆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

石牀

在也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

適去

徐廣曰作華反韋昭曰謫謫也

索隱曰字林云適音文反意不自得及渡湘

水為賦以手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晏曰恭敬也俟罪長

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乎先生索隱曰造

到反遭世罔極兮乃墮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驚鳳

伏竄兮鵠巢翔翔索隱曰竄音七外反關茸尊顯兮讒諛得志索

曰關音夫鵠反茸音而龍反應助胡廣云關茸不才之

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索隱曰胡廣云逆曳不肖之八

也易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曰漢書作隨夷兩

人隨下隨夷伯夷應邵曰莫邪吳大夫也莫邪為嬖兮

許慎曰莫邪大戟也。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

將造劔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劔名也嬖

銳續作金刀為銛利。索隱曰銛者錫也銛利也音纖音

其暗也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嚶嚶不自得幹棄

周鼎兮而寶康瓠如淳曰幹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甗

也康空也。索隱曰幹音烏活反甗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瓠也騰駕罷牛兮驂蹇

驢正義罷驢垂兩耳兮服鹽車索隱曰戰國策曰夫驢

延負轅不能上伯章甫薦履兮應劭曰章甫漸不可久劉

樂下車哭之也別錄曰因以嗟苦先生兮獨離此應劭曰嗟苦

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驢下竟亂辭也。索

意周成解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索隱曰漢書

誰語鳳漂漂其高邈兮索隱曰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

淵之神龍兮師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

紫隱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

之弓爾

三止出

昔之面日

且從

廟祀
然夢

貴聖

豈云

也幸
無

搆殷讎

故亦夫

Abstract

夫子不如麟鳳翔九州而相君兮索隱曰騰音且知

逝之故羅此咎也反謂歷觀也漢書

九州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

下之乃索隱曰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是也且細德之險微兮

搖增翮徐廣曰一云逝而去之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

難微此則合如動彼尋常之汗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

日汗黃也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鱣兮如淳曰

鱣曰鱣魚無固將制於螻蟻索隱曰莊子云夷桑楚謂

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賈生

為長沙王太傳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

也指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二百里賈

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辟

極小而傑上欽下文其狀如壺傍有一福脚
石宋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頤所坐
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

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索隱曰鴉
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雄為鴉

黑色也鳴自呼其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

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

其辭曰單闕之歲兮

起於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闕孫炎反

日施兮服集予舍

本作蟬焉蟬猶伸也。正義闕為曷反

坐隅貌甚間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

言其度

索隱曰漢書作識說文云識驗言也此作策蓋

識策之辭。正義曰發策數之書占其變驗

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

於也漢書作予服小顏云予加美之辭吉乎告我凶言其留

正義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

徐黃曰服乃歎息舉首奮翼而不能言請對以臆

正義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索隱曰韓音鳥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曰嬗音如嬋反

索隱曰嬗音如嬋反變蛻也或曰嬗蔓相連反以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

索隱曰禍兮福所倚言其理深微不可盡禍兮福所倚

正義曰於福兮禍所伏立也伏下身也

言也正義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既案倚者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

正義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疆大兮夫莖巨敗

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索隱曰斯李斯

也傳說胥靡兮徐廣曰為刑也。索隱曰晉灼云胥相也。索隱曰胥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

云傳說衣褐帶素傭築於博巖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尚氏十里河兩岸兵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

也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應劭曰福禍相

繩素相附會也。贊曰糾絞也。繩索也。索隱曰韋昭云纏微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又字林云纏三合繩也。

音墨糾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

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鵠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曰以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

速也。說文旱與悍同音以言水矢流飛本以無礙為通利。今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動疾而速悍猶人或因禍

致福。衛代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

無常也。紛大專槃物兮漢書專字亦鈞如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索隱曰漢書云

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樂猶轉也與播義同實喜志林

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案上鄒陽

傳注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塊軋無垠氣塊軋非

言其能制器大小以比之於天塊軋無垠氣塊軋非

有限齊也塊音若史軋音若乙索隱曰案無垠謂無

有齊畔也說文云限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塊軋者不利

也正義曰塊鳥所反軋於照反天不可與慮兮索隱曰與

音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

兮造化為工索隱曰此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索隱曰莊

冶喻造化故以陰陽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子云人之

為炭萬物為銅也生也氣之聚也聚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索隱曰莊子

則為生散則為死而為生散則為死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索隱曰莊子

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弄愛生之意也。索隱

曰博音徒端反又本云作控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丁果

反揣者量也故晉灼云或然為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

卷之三

引物量變已三命之化為異物方又何足患索隱曰謂

長短而愛惜之也為鬼是為異物小知自私方賤彼貴我索隱曰莊子云

也也患協韻音環而相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索隱曰莊子物故有所然

賤也物不貪夫徇財兮烈士殉名應劭曰徇從物曰徇也

亦可亦出夸者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莊子曰權勢不充則夸者不

悲悲也。索隱曰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品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言勢不甚用則夸毗者可

也也。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持念之意也然案冰迫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持念之意也然案冰迫

方言每字合從手旁首謀改反。正義曰馮音憑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林為利所誘休也迫迫貧賤

東東應劭云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林為利所誘休也迫迫貧賤

小人林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林迫私東也李奇

屈原賈

曰私多作西昔言東西趨大人不由兮億變齊同索隱曰張

利也林音熱又林者誘也大人不由兮億變齊同索隱曰張

機云德無不包靈拘士繫俗兮擗如囚拘徐廣曰擗音

斡也索隱曰說文云擗大木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索

曰莊子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後存諸衆人或或兮好

惡積意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德也積

音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索隱曰莊子云古之真人不

死不以人助大呂氏春秋曰精氣曰釋知遺形兮超然

新邪氣盡去反其天年謂之真人也釋知遺形兮超然

自喪服虔曰絕聖棄知而忘其身也索隱曰遺形自

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坎則止索隱曰坻一作坎則止索隱曰坻一作坎

則止索隱曰坻一作坎則止索隱曰坻一作坎則止索隱曰坻一作坎

陽則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止莊子云勞我以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

索隱曰出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

莊子也德人無累兮知

命不憂索隱曰德人謂上德之人心細故懲劑兮何足

以疑韋昭曰懲音士介反。索隱曰劑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懲介。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懲介我心。

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

帝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祿也。駟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秋福。厚音億。坐

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故事。上因感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屋祭余肉也。上因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

半文帝前帝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

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索隱曰梁懷王名緄文帝子梁

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

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

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

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憤焉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

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

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

守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

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通長沙觀

屈原所自沈淵

索隱曰荊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

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平之又怪屈原以

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

生輕去就又爽

徐廣曰一作爽本作爽

然自失矣

索隱述贊曰

屈平行正

以事懷王

瑾瑜比潔

日月爭光

忠而見放

讒者益章

賦騷見志

懷沙自傷

百年之後

空悲弔湘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程音狄俗又音宅以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

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錄

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

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改易彼書遂

令不與史記合之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賈

曰賈正義曰陽往來販賤賣賈也徐廣曰一本云程大賈

程今河南府也往來販賤賣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

索隱曰王劭賣作鬻音育家索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大

業育賣義同今如字讀

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

索隱曰名桂後立是

為孝文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

王也

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

男名子楚

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

人也而子字之乃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

於趙索隱曰質舊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秦數

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韓信傳

之孽孫張晏曰孺子曰孽子何休注質於諸侯車乘進

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為進用宜依小類

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

居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

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主立定國之贏幾倍曰

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

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楊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

外甌美女充後庭主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太子用

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
萬年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揚泉曰請聞其說不韋
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孫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
王一日山陵子後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
孫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得歸王
臣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揚泉
曰諾八說王后為
請於趙而歸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太子之門子

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

也吾門待子門而太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

曰既解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主老矣安國君得為

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

適嗣者正義曰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

又居中不甚見幸以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

則子無幾得與長子

正義曰言子楚無望得預長為太子

及諸子旦暮在

前者爭為太子矣

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幾戰國策曰子侯承國之業又有

母在中高誘注云子侯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

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

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

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享為適

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

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

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

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

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

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

索隱曰戰國策在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

曰吾

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

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

而子之

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為養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

意亦通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

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

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

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

時按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

然承太子閒從容言

索隱曰閒音閑從音七恭反

子楚質於趙者絕

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
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
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
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
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安容
絕美而又善舞也
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
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
魚喻也奇即上云
此奇貨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
十月也
○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遇二月故云大期生子
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姬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
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

呂不韋傳

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

索隱曰劉氏案作所生母生衍字今檢諸本並無生字也

真母夏姬尊以

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

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索隱曰戰國策曰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

名大司徒

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若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莊襄

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為

相國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相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

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

陵君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

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

君索隱曰王勣云孟嘗春申死已以據表及傳孟嘗春申死皆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在莊襄

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以矣皆下士喜賓客以

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蓋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

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呂不韋傳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

二紀二十餘萬言

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

與行貴直不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以為

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

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

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

曰陽山南亦曰陽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

皆在二者之賜也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

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

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相木為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

咄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

以腐罪告之

正義曰上音輔謂宮刑骨葬也

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

詐腐則得給事中

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

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

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

正義曰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

里有秦都大鄭宮

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

僅數千人諸客求官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

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

葬壽陵

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平縣東北二十五里

夏太后子莊襄王葬

芷陽

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縣在長安東北也正義曰秦襄莊陵在雍州新豐縣

西南二十五里始皇在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

索隱曰杜原之

東也。正義曰：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

年旁當有萬家也。索隱曰：宣帝元東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二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

百六十餘年也。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

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說苑

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闕瞋目大叱曰吾

乃皇帝假父也嬖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聞者走行

白始皇。索隱曰：劉氏嬖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嬖字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說苑作嬖子言輕諸侍中以爲

窮簷家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

之子也。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

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諸嫪毐舍人皆沒

其家而遷之蜀。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也。王欲誅相國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也。

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
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
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
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
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
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
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二年賜紫
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
不韋家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
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
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索隱曰正邵云秦不用謚法
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

皇何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為帝
太后豈謂錄列主時之行乎與莊襄王會葬芷陽徐

正陽
日一作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夷隱曰校文信侯者乃即是呂

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人之告

嫪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

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正義曰斬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

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索隱曰地

有奸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時隙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吾之不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焉附曰此言接人也

索隱述贊曰

不韋釣奇

委質子楚

華陽立嗣

邯鄲獻女

及封河南

乃號仲父

徙蜀懲謗

懸金作語

籌策既成

富貴斯取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

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沫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

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

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回

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猶復以為將齊桓

城在兗州龍丘縣西北也七十六里也

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

索隱曰杜預云濟北東阿齊桓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

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索隱曰

劉氏云短劍也蓋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

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劇謀敗齊而無劫桓公

之盟信齊侯也又不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

記其行事之時日也

何欲

索隱曰公羊傳曰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為言之也

曹沫曰

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其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

索隱曰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即墜近齊之境也

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

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

之位頽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

索隱曰倍音佩

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接

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

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具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

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鱣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

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

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

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王乃止

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

未可說以外事原隱曰言其止有內難弑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

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

次曰餘祭索隱曰祭音側界反次曰夷昧索隱曰昧音亡葛反公羊作餘昧次曰

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

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

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

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

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

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

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州

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

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

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

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

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

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正義曰潛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

使延陵季子於

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

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

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

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

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

若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設諸變條可殺言其少援

助故去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

兩第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尔

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

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爾之說亦依史記也

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

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窟一作

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准

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

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

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狀甲以攻王而具

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陞左右

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音被○索隱曰兵

鉞兩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

升小刀

音陽為如

字左傳曰光偽足疾此之詳即偽也或讀為音偽非也豈詳偽重言耶使專諸置匕首魚

炙之腹中徐廣曰炙一作炮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

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

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

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

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

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故嘗事范中行氏而

無所知名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古射也自士會

世自荀林父將中去而事智伯索隱曰案智伯衰子荀

行後因以官為氏

之後苑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

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

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漆

其頭以為飲器其頃為飲器裴氏注被引韋昭云飲器

用飲者晉氏以為裴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殺子

也每實會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談恐非豫讓遁逃

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

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

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

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

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

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

去之索隱曰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音類○索隱曰類惡奢病

也凡險有毒近之多患奢腫若類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苦類耳然乃類音相近古多微巧為類今之類

字從彡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也戰國策亦作厲吞炭為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齊病戰國策

云陵身為厲滅鬚去眉以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

貌不似吾夫向其音之甚相類也豫遂吞炭以變其音

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

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

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

顧不易邪

索隱曰欲謂因得殺殺子顧反也何乃殘身邪不定之辭反不易耶言其易也

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

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以為者極難

耳索隱曰劉氏云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

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索隱曰言寧為厲而自刑

而近賊非忠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

之橋下正義曰汾橋下架水在于襄子至橋馬驚襄子

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

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

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

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

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
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立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
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
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
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
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夜而擊之焉以致報讎
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
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
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短車車輪未周而亡此
不言衣出血者大史公恐涉姦妄故略之耳曰吾可
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

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軼有聶政之事伯自三晉滅智

五十七年

聶政者軼深井里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軼縣深

井里濟源縣殺入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父之濮

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曰不遂字仲子案表

文侯文侯生哀侯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

言仲子事哀侯然非其實且大史公問疑傳疑聞信傳

信事難的據欲使兩與韓相俠累有卻索隱曰俠音古

存故表傳各異也與韓相俠累有卻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曰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

害也嚴遂與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觸之

以救解是有嚴仲子恐誅士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

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敏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

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

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案戰國策依暢

近得也。○正義曰數色更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

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

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

夕得甘毳

此為交。○索隱曰鮒氏音肫二義相通也。

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

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

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

用為夫人羈羈之費

正義曰羈酒羈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大姬為

夫人。漢書宣元王傳王過夫人益餽為夫人乞散去。按夫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夫人故言遲是

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

志辱身

索隱曰吉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

也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

人也

索隱曰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

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

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

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

故云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

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

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

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

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

乎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潯陽長嚴
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
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
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
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
下幸而不益請登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
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高誘曰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
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
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
也六生得言將人多性殺俠累後生得失則語泄語泄
有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

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依難○索隱曰戰國策燕周一同豈不

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

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

殺俠累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倪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倪二

兼中哀侯○索隱曰戰國策曰政直入上階刺韓倪二走而抱哀侯聶政利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

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自決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依快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

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暴購問莫知誰

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于千金久之莫知

也政姊榮一依榮○索隱曰榮其姓也戰國策不無榮字聞人有刺殺韓相者

索隱曰

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

索隱曰劉氏云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

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

所謂霸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

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

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

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遷及吾君之

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虫也妾未

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天嚴仲子乃祭舉吾弟

困汚之中索隱曰察察謂觀察有志行而交之澤厚矣

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

以絕從

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曰重音耕用反重猶復也為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

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為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曰重直龍

反自刑作刊說文云刊剗也按重猶憂惜也本為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此其姊妾云

為已隱

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

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

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鄰使政誠

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

索隱曰濡潤也小

若勇躁則必輕死也重難並如字

必絕險千里以列其

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夫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

與此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為難也

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

荆軻之事

徐廣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年耳○索隱曰徐氏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略而言

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

百四十

三年

荆軻者衛人也

索隱曰案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為余道之則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

聞

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

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

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則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

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

劍呂氏劍技曰持短劍入長殿忽從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

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

正義曰懷州河內縣荆

軻嘗游過榆次

正義并州縣也

與蓋聶論劍

索隱曰蓋音古蓋

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聶者吾

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且去不敢留使使往

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

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

也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

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

越王同或有意義俗本誤作賤非也

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

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

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爲名漸音如字王義音子廉反荆軻嗜酒日與狗屠

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
酒人乎

徐廣曰飲酒之人

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

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光生亦善
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云歸燕
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
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
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
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
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

曰鞠音幾又如字人姓名也

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

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

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

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曰以北謂燕國也未有所定也奈何以

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此音白結反。索隱曰此謂觸擊之丹曰然則

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

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

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爲心戰

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

必不振矣索隱曰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謂之謀也

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而連

齊楚北購於單于

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

字常雖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

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

太傅之計曠曰彌久心惛然

正義曰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

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

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

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

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

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

且以鵠鷖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

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

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

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

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機一作抹索田光坐定

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疾

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

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正義曰燕

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

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

光所知荆軻神勇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

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設先

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
正義曰諾僂音俯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
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
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
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
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
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
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
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
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

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
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
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
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
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稱孤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
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意之大子今秦有貪利之心
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
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
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
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
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

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

索隱曰闕視也言以利誘之也秦

王貪

索隱曰絕句

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

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

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

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

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

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

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具異物間

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索隱曰燕太子與太子遊

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

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

刺客

墓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久之荆軻未有行
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
竟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
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自暮渡易水則
雖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
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
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
亢亭亭圖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同馬魁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
亭徐說是也○正義曰督亢波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秦獻秦
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
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

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從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
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
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
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
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
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
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胸徐廣曰搯音張鶴切一作抗
也抗音苦浪反言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
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搯腕而進徐廣曰挾一作拏○索隱
曰搯音烏華反挾音烏乱反字書作拏掌後曰腕勇者舊隔必先以左手扼右挾也曰此臣之曰

夜切齒腐心也

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

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

乃今得聞教遂自到太子聞之馳往伏屍

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

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

徐廣曰徐

一作陳○索隱曰徐姓夫人各謂男子也

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

索隱曰淬染也

音忽潰反謂以毒藥染劍鐔也

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言以匕首試人

人血出足以沾滯絲縷便立死也

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

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

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

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

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

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

先遣秦舞陽荆卿怒叱

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

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

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

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正義曰易州在
幽州歸義縣界

高漸離擊筑

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

正義曰徵
知雅反

士皆垂淚涕泣又

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

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

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

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

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

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

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

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

九賓正義曰劉云設交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

正義曰三輔皇圖云秦始皇以天下郡咸陽因此陸雲宮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貫都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率

也牛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曰匣

音戶甲反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

匣亦函也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

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言於前王荆軻曰取舞陽所

持地圖軻既取圖而奏之秦王在圖門窮而匕首見因

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

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太子云左

手搥其臂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而死召

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

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

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

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

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

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

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且音即餘反以其所奉

藥囊提荆軻也

正義曰提姪帝反

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

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

索隱曰王邵曰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冷

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

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

引其匕首以擲秦王

索隱曰擲與擲同不中中桐柱義

曰燕太子云荆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

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

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漢書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考尺

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

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

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

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司馬具

戈弓以藥囊提荆軻

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討趙言王可軍以伐燕十月

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

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

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

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

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

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

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

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曰樂布傳曰

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鷗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

子勝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宋子故城在魏州平原縣北三十里。正父之作苦聞

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

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曰彼庸乃知竟竊言

是非家主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

尊父姬為丈人於僕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此陽

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丈人

故言是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

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傭得常畏人乃退出其裝

故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久處約也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

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

之徐廣曰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人有識者乃曰

史記卷八

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

反○索隱曰一音角說使擊筑木鐸不稱善稍益近之

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索隱氏云以鉛為復進

得近舉筑朴秦皇帝索隱曰朴音普不中於是遂誅高

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

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索隱曰索不

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大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

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

此說乃云府門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

李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
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
曰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

曹沫盟柯

返魯侵地

專諸進炙

定吳篡位

彭弟哭市

報主塗則

刎頸申冤

操袖行事

暴秦奪魄

懦夫增氣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